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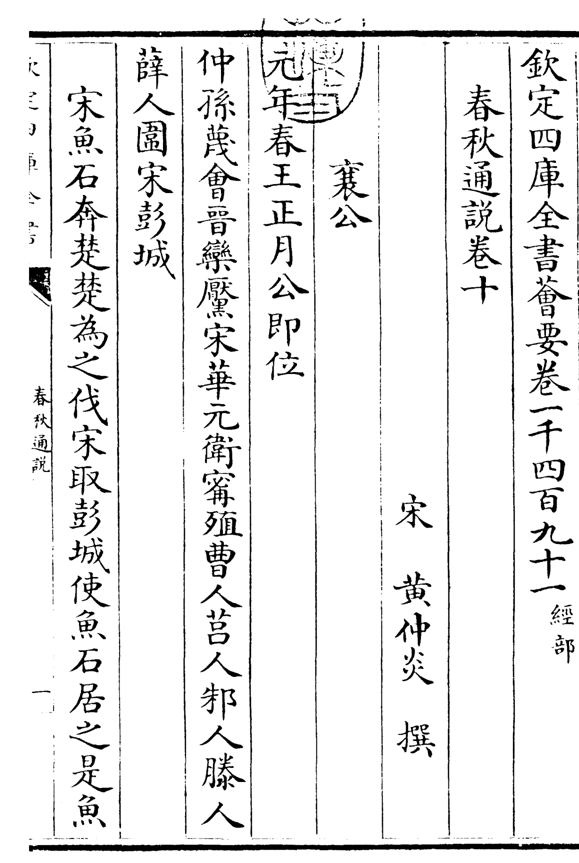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通說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九十一 經部

春秋通說卷十

宋 黄仲炎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魚石奔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使魚石居之是魚

石叛君而楚黨叛也諸侯之大夫討而圍之義也何以書政在大夫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謂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也是知有諸侯而不知有天子也天王崩諸侯莫以君喪為慼而嘉好之私不廢無臣子之義罪莫大焉尚得謂之

禮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惡伐喪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書遂城虎牢惡用巧謀以偪鄭也昔齊桓嘗討伐諸侯矣直伐之圍之未用他巧也至晉文城濮之戰狐偃先軫之徒始教其君以譎濟焉又至悼公用孟獻子之言城虎牢以偪鄭蓋以虎牢鄭地諸侯之師據而城之扼其險要絶其道里使鄭人廹蹙無聊則不得不聽命於晉是不以城為守而以城為攻也其為計益巧矣夫為計益巧則為毒益深是以生人之禍

不至於戰國嬴秦不止也說者多謂虎牢楚鄭之衝晉城而據之卒能遏楚而服鄭乃聖人所與不知城虎牢本不足以遏楚而楚之爭鄭自若也鄭人屢叛而後從者亦由憊於屢伐之故豈城虎牢之功哉且謂城虎牢以偪鄭而聖人與之則孔子乃孫武子之徒春秋乃兵家之書挈攻取之能者以教天下也誣經以誤世罪莫大焉經不繫虎牢於鄭者以十年戍虎牢而繫之鄭而此可以不繫之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也何以書曰中國以自治為福而不以夷狄相攻為福也幸夷狄有相攻之釁而指以為福者此淺智之謀而非仁人之願也仁者之於物無不愛也鳥獸草木猶恐殘之況夷狄之民乎況吴楚相攻則荆揚之生齒必有被兵革之禍肝腦塗地父子不相保者矣故聖人憫而書之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單子王官也其致王官于會者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也盟者不相信也其同王官於盟者是以所不相信者施於所尊也罪莫甚焉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叔孫豹覿鄫世子巫于晉以成屬鄫鄫小國也於是有莒患故魯屬之挾巫以覿晉而求庇焉魯人恤小寡之美意也何以書為亡鄫而書也今年豹覿巫于

晉明年鄫見滅于莒則知魯為鄫謀者不忠矣世有受人託其妻子而凍餒之且為有罪況受人託國而亡其國者哉雖然亦以見晉悼之不仁也古之聖王子惠困窮惠鮮鰥寡於人情所甚忽者常加念焉此之謂仁也今晉受鄫巫之覸而莫或庇之得非以鄫之困窮削弱不足為中國之利害而遂藐然視之歟非仁者之用心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

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雞澤之會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人不至盖
至今始遣壽越如晉而晉人為之張皇焜燿奔走列
國之大夫諸侯既迎之於善道復會之於戚正漢汲
黯所謂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是也説者皆謂鍾
離善道以殊會吳書者外之也至會于戚遂同於中
國是不然殊會者非外吳也尊吳爾吳在鍾離而諸

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于鍾離吳在善道而二國往會之故曰會吳于善道至戚之會吳人實來則不可以往會之例書之故序於諸國之下也若謂戚之會春秋遂同之於中國則後日柤之會向之會復以殊會書者豈既同之而復外之耶

公至自會

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陳有楚患諸侯戍而救之義也何以書不誠於救陳也盖晉之君臣知計利害而不知計是非以鄭居晉楚之衝利害為切則盡力以爭鄭以陳近楚之國利害為輕則不盡力以恤陳觀范宣子之言曰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不思陳中國也義所當恤同室有鬬被髮纓冠豈曰非吾事哉戚之會諸侯返𦩘而後遣戍楚師伐陳而諸侯救之是姑存救陳之名而已猶非吾事之急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晋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

城費

季孫宿専魯之柄務强其私邑以弱公室自謂益城

足以為憑藉無窮之計不知他日資南荆之叛者費之城也然則設險者果何恃哉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陳侯逃歸

説春秋者皆謂陳侯逃歸罪陳侯也是不然東冰西

炭寒者不得不西左淵右畔溺者不得不右陳侯困於楚師之虐而晉不能恤於是逃晉即楚以紓其患蓋勢之所驅豈情所樂哉經書陳侯逃歸於會于鄬之下所以明晉悼不能恤陳而致陳之逃也責在晉也由此推之凡為人君不能恤其民而致民之叛者亦不得以自恕其責而惟民之責矣故漢龔遂論渤海盜賊以為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之所致此非察於勢之所驅而明為上者之責哉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在晉而季孫宿會晉侯盖襄公微弱權在季孫故也然晉侯捨魯之君而會其權臣亦豈為知義者哉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

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晉悼公三歳之間而伐鄭者四伐而鄭服則盟盟而楚師至則又叛叛而又伐此不可專罪鄭之反覆也觀左氏八年鄭及楚平使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今楚来討曰爾何故

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剪馬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而受盟于楚是則鄭人之情亦可哀已當時晋大夫惟荀罃能自知其過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由此言之夫不能庇鄭而徒以責鄭之不服是伐無罪之國戮無辜之民爾勞師徒費盟歃道敝諸侯而不知止焉盖自霸國争鄭以来未有如晋悼之不仁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春秋書盜者不罪為盜而罪致盜者也夫不罪為盜

者非以盜為無罪也為不足罪爾茍為國者必能修禮義之教明刑政之防其德足以愛而人不忍其威足以畏而人不敢則安有盜犯其上者哉禮義不立政刑不脩其德不足愛而怨叛起其威不足畏而侮慢生此盜所由作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即春秋書盜之義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周制天子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次國二軍魯為次國舊止二軍爾今三家專魯於是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故增為一軍故曰作三軍也或謂魯頌云公徒三萬鄭氏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則三軍魯之舊爾何以謂之作三軍耶不知凡舉成數皆舉所近者若魯三軍則是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當為四萬此頌美僖公宜侈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三萬言也此可見公徒三萬止謂二軍明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先儒多謂蕭魚之會不以盟書蓋晉悼公推誠以感鄭故鄭亦以誠應之自是鄭不叛晉者二十有四年

殊不思至誠感人帝王盛德也晉悼公三歲之間大舉兵以加鄭者四挾瘠牛僨豚之勢惟恐鄭之不速斃也蕭魚之會特諸侯會爾若悼公待鄭則未能推赤心忘盟誓也當伯駢行成之際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而經不書以其不勝書故畧之爾誠何有焉然自是不復叛者盖鄭被晉楚之師至是不勝憊矣不惟鄭憊而諸侯之師亦疲矣不惟諸侯疲而楚人之力亦困矣楚力既困故其怒止於執鄭

告絶之行人明年楚子審卒國内多事自是有吴人之敵疲於戰爭故不暇及鄭爾向使蕭魚之後楚之討鄭未已則鄭人必又將受盟于楚而晋人必又將帥諸侯悉師以起矣夫論事不窮其實而舉盛德之譽加於黷武之人使不仁者得竊仁之名則夫人何畏而不為不仁哉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穀梁子謂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不知宿方專魯雖首事救台亦豈受命邪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吴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晋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孫林父之出其君罪不容誅矣然使衛侯無甚失德國人與之雖百林父亦安能肆其逆哉按左氏衛侯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于

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棄信與禮他可知矣故師曠語晋侯曰良君將賞善而罰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故春秋書衛侯

出奔齊豈不足為後世人君之明戒哉衛侯不書名

杜預云從告文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吴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定衛也衛孫林父出其君其罪大矣不令

之臣天下所惡也今晉不能討乃因以定之豈非列

國大夫皆林父之輩同惡而相濟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春秋十二王而逆后者二葢以非禮而書也祭公因外交而逆者也劉夏非卿而逆者也因外交而逆者不禀命於王也非卿而逆者輕毋儀之道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魯國三軍制於三家公室兵力不足故救成而不敢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城成郛者名曰備齊其實城孟氏私邑爾假齊藉口以遂其私欺君罔上之謀也然孟氏邑而叔季城之何也三家合為一體以弱公室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或謂雞澤之會諸大夫與陳袁僑盟而曰諸侯之大夫此不曰諸侯者見晉悼雖使大夫任政而其精神猶足以制之故曰諸侯之大夫言有君也平公昏庸大夫直主中國之盟不復有君矣故不曰諸侯也是不然春秋凡出内大夫之名則書諸侯之大夫不出内大夫之名則不書諸侯之大夫也襄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二十六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所

謂出内大夫之名則曰諸侯之大夫是也溴梁之盟所謂不出内大夫之名則不曰諸侯之大夫是也皆所以見公室之微大夫强而任政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

郚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書白狄來者猶書介葛盧來之義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侯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環數行不義陵虐魯國晉平公帥諸侯討之義也

何以書曰晉平不能奉辭以討齊徒圍以重兵焚其

四郭齊之民何罪哉然卒不得其服而止是以聖人惡而書之也杜預謂諸侯同心俱圍齊故曰同圍不知僖四年齊帥諸侯伐楚定四年晋帥諸侯侵楚時楚行不義而諸侯討之亦不可謂不同心者矣而不以同伐同侵書也盖同圍者經文圍字畧如同字重寫之誤爾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晋人執邾子公至

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昔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邾人黨齊以伐魯牽牛以蹊者也取邾田自漷水而奪之牛也蓋晉暴而魯貪也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

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聞喪不伐而班師事之至善者也何以書穀梁子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宜奈何墠帷而歸命于介此說得之如公羊子云進退在大夫謬矣春秋之亂正在於人臣之無君故聖人惡而書之苟不以君命雖事之至善如士匄不伐喪者猶為有罪况不善者哉此義行而人臣之分得矣後世若隋高熲將兵伐陳會陳有喪

必請於文帝奉詔而班師斯亦庶幾春秋之義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西郛内城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今魯襄懼齊而城西郛是又捨四竟而守内城可謂卑之甚矣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徒

以城築為固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霸者合諸侯大率以强弱為尊卑而王爵廢矣故齊侯爵也而處宋公之上薛與杞伯爵也而位莒子邾子之下豈非齊視宋為强杞薛視邾莒為弱因其强

弱而先後之歟此與匈奴之俗貴壯健而賤老弱者不異矣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氏謂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晋蔡人殺之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盖其説有未盡者夫蔡公子燮欲去楚之晋是捨夷狄而從中國也捨夷狄而從中國義也雖不同衆而可以化衆不合俗

而可以變俗聖人烏得而罪之然其可罪者在於不知化衆變俗之方爾蔡人習於事楚之久而非一旦所能奪也為變之賛君者當以逆順之理開道其國人如盤庚遷都必先敷其所謂心腹腎腸者雖人心始疑未有不終信也茍獨持已見斷以必行不能開道群情使之勉聽非取禍之道哉變之見殺殆為是也春秋賤人犯上者書盜今殺變者下之人爾不書盜而書蔡人何也盖蔡之大夫亦有與於殺變者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黄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氏謂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皆以地來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故春秋皆名之以章其惡焉説者多從之而不知非聖人意也夫庶其牟夷黒肱竊邑叛君為盜賊穿窬之事彼何暇以書名史冊為愧哉而盜

賊穿窬之輩亦何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然春秋所以書者正以見魯之罪焉耳當叛人竊邑奔竄使天下諸侯皆莫之容則盜賊穿窬之事當不禁而自絕今乃利其賂邑而招聚之則世之叛竊者復何所憚哉魯以周公伯禽之國而為盜賊穿窬之淵藪盜所隱踞與盜同罪是以聖人惡而書之非徒以責叛人也庶其牟夷黑肱者邾莒之大夫也唯大夫得食采邑故以邑奔非大夫不得以邑奔矣左氏以為庶其

非卿以地來雖賤必書尤妄也春秋非大夫不名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弟也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挾夷狄之勢以制其兄也

天倫之滅至此極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晋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晋次于雍榆

魯弱于齊而不能抗齊久矣豹豈不知之何待至雍榆而後止耶盖昔日魯有齊患而晋為之合諸侯以圍之宋晋有齊患魯於義不容恝也於是出救晋之師以為名而已矣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

晉欒盈一奔臣爾非有兵柄在其手也當其奔楚之時平公為之再合諸侯于商任沙隨以錮之而卒莫能制之也至於自楚奔齊自齊入絳使其君臣奔走舉國騷動葢僅而後勝之此其故何哉主威衰奪政出多門卿大夫之間各為朋黨韓趙范中行氏則與欒盈為仇魏獻子及七輿大夫則與欒盈為黨故欒盈之亡也由范宣子逐之其復入也由魏獻子主之

爾向使政由君出能正典刑羣臣同心以屏邪慝則安有奔亡復入如欒盈者哉平公不能知此區區率諸侯為錮欒氏之謀是猶寇在室廬而操挺殳以索諸路盖亦踈矣為人君者可不鑒哉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崔杼自虛打同盟專國柄者二十五年矣而其君終莫之疑也是以一旦動於惡焉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聖人於易示其象於春秋著其事所以為後世人君之戒嚴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取朝歌者晉人之私憾也杼弒其君天下之大惡也今晉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弒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己之私憾而不知有天下之大惡也昔者晉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

于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乃殺叛人是不以己私欲而成人之叛也今晉平公以己私憾而成弑君之賊其亦異於穆子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吴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衎而立剽十三年矣今甯喜復弑其君剽而納衎視易置其君不如奕棊者何哉觀衎之求復使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葢喜之弑剽而納衎為政將由己故也其心本貪於專政其謀乃至於易君由此觀之國有專政之臣其為君者危亦甚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夏晉侯

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獻公蔽於驪姬之譖殺世子申生終其身莫之悔也宋平公惑於伊戾之譖致世子痤縊而死然徐悟其無罪也乃亨伊戾比晉獻公之罪可末減矣而春秋必書殺世子者所以戒後世為君父者來讒賊以滅天性雖悔罪不能贖也可不謹哉漢武帝信江充之誣殺戾太子其後感悟因車千秋之言明太子無

罪遂族滅江充且為歸來望思之臺以寓其悲傷之意然則何及哉使武帝甞攷諸春秋書宋平公殺世子痤之事知後悔之無益則當致察於太子未亡之日矣

晋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晋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之會晉楚分霸也盖晉屈於楚而以弭兵為名也於是盟于宋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者存中國抑夷狄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人臣專國至於挾廢置人君之權鮮有不為其君所忌而及於禍者也霍光擁昭立宣存漢社稷然使天子凜然於驂乘之際卒貽赤滅之誅夫以霍光忠貫

日月猶不免禍況以立君為利如衛甯喜者哉故雖有立衎之功而卒不為衎所容者衎使然也此可以戒亂臣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葢相去四十二日則閏月明矣而不書閏月者明喪不數閏也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喪以閏數則二年之内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哉晉簡文帝之喪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引春秋乙未楚子昭卒之文不云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喪事先遠以閏月祥此論得之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據春秋成公昭公皆正月在晉不書而此書在楚何也晉中國也公在中國猶在其國不為危且辱也若夫楚夷狄也而以中國之君往朝事之至於滯留之久衣冠玉帛委在荆蠻已大屈辱矣而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得無有衷甲之變如宋之盟囚執之禍如唐侯蔡侯者哉此又可危之甚矣故春秋從逐君之例於歲正月書公在楚所以著其君越在草莽之傷

臣子憂君父之情垂教於萬世者篤矣嗚呼使靖康之臣子能講春秋之義則安有乘輿北狩之辱哉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吴子餘祭

易說卦艮為閽寺唐李訓謂古閽氏今宦官也閽弒吴子豈無故而然哉是必由吴子與之狎昵或任以政事使不知其君之威而後動於惡爾故春秋書閽弒吴子餘祭所以為人君狎昵閹宦者之戒也自此

義不明而後漢唐人主皆被其禍而國家亂亡隨之雖唐文宗有感於春秋之義内謀翦除而卒貽甘露之變蹀血禁廷者此非春秋誤之也盖春秋紀禍之著正欲為人君者有所戒懼而謹其微馬爾儻不於其微而致謹馬如蘓洵所謂既去又去既踈又踈始與之狎昵終委之政柄使禍亂之根盤結而不可拔乃欲以一朝除之難矣

仲孫羯會晋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于太叔所謂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者固已非義矣況大夫為政也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胡氏謂季札遜國事聖人不取故於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無異於楚椒蓋以不稱氏族為貶也不知春秋之紀事皆為戒而已矣不以稱氏族為褒亦不以

不稱氏族為貶也椒札之名遠罷之氏公子嬰齊之族皆以見夷狄之强爭諸侯奸中國而已非有輕重於其間也若夫遜國之事自是季札之善聘魯之役自是吴子之謀二者不相闗也聖人豈得因其聘魯而致不足於其遜國也哉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

經書宋災宋伯姬卒自是兩節如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是公之還不必同於己巳諸侯盟之日也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吳子餘祭是閽之弑不必同於庚午衛侯卒之日也以此推之則宋伯姬卒亦豈必同於宋災之日哉左氏見經書宋伯姬卒於宋災之下遂謂伯姬待姆而逮於火也公穀二傳從而張其說謂春秋賢其正行凡所以書納幣書

來媵書歸宋書卒葬詳其事者賢伯姬故也不知春秋所以詳其事者豈為是哉聖人豈以一婦人待姆之賢而書之若此費辭哉蓋經書公孫壽納幣嫌使公孫也三國來媵惡非禮也伯姬歸于宋不待親迎而行也此書宋伯姬卒以書葬不可以不書卒也然而書葬者何也春秋諸侯之奉霸主也必使大夫弔喪卿共葬事而施於他國者殆鮮焉今為宋夫人卒而使卿共葬事若奉霸主者不已過乎此無他自宋

向戌善於楚屈建克合晉楚之成故諸侯之畏楚者不敢不厚於宋是以叔弓為宋夫人送葬者為宋向戌也為宋向戌者為楚屈建也不然魯女適諸侯卒者多矣未有書卿送葬者而書卿送葬獨於共姬見之可以察其情矣禮不于其宜而于其勢此聖人所以惡魯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

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經書諸侯之會皆非禮也然未嘗書其所為而書其所為者舉其尤者爾會于稷以成宋亂會于澶淵宋災故是也蔡般以世子弑君父大惡也宋災小事也舍大惡不討而謀宋災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自晉人廢討賊之義而後楚子虔得竊是

義以行之以討陳亂為名而滅陳以討蔡亂為名而滅蔡蓋澶淵之會為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者杜預謂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是也以中國而變於夷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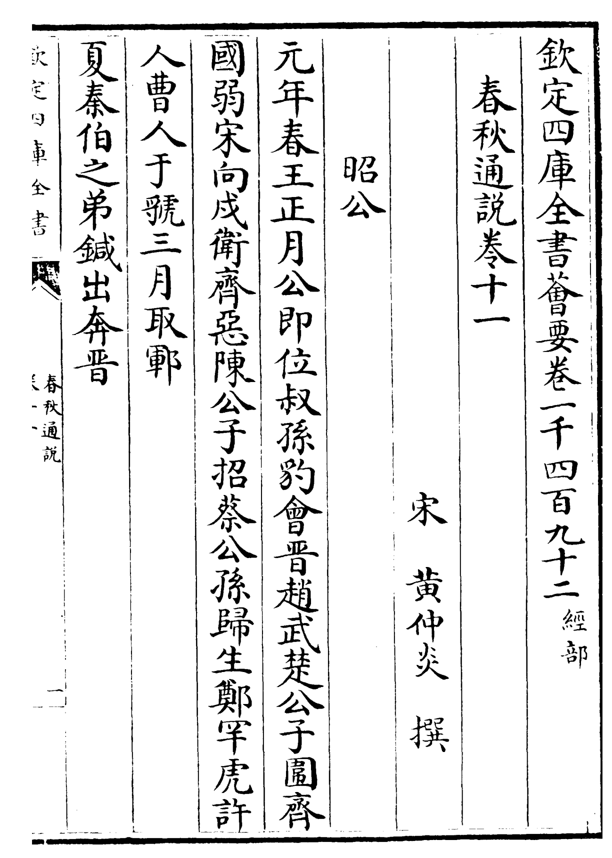
左氏載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其曰毁者左氏失之爾公薨

子野立則立子野者襄公所命也時季氏專國以為子野非己所立故於其次于季氏而害之以毀聞爾春秋書子野卒于公薨之下則姦臣之情狀豈不可見哉其曰子者未逾年之君也為内諱故不言弒猶子般子赤卒不言弒也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春秋通說卷十



春秋通說卷十一

宋　黄仲炎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左氏秦伯之弟鍼富於秦懼得罪焉而奔晋猶以車千乘行世有畏影而走之日者不知走之日而影不離身也鍼懼以富得罪既知富之為巳累矣猶挾累而逃之豈不愚哉昔鄭公孫黑肱有疾盡歸其邑于公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齊以崔氏之亂與晏氏邶殿其鄙六十晏子辭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嗚呼

使鍼而知此豈至於出奔哉此可為貪富者之戒也然為人兄而不能詔其弟使之侈富而奔之秦伯亦有罪己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吴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吴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

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穀梁子謂公如晉則不得入季孫宿如晉則得入惡季孫宿也不知春秋於季孫何責哉斥其君而禮其臣所以成季孫之亂者晉之罪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襄五年季孫行父卒六年滕子來朝名曰朝公實以

季孫宿新繼父位而來爾滕為季孫所厚故滕子卒而卿共葬事也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季氏專國有無君之志人道乖戾干犯陰陽故冬春之間大雨雹者再時魯人申豐區區以不藏冰為咎可謂矯誣上天矣得非有所畏而不敢正言之歟抑豈非黨附季孫故曲為之辭使其君莫之疑歟後世

如漢張禹借經學以文奸謂春秋書日食地震為諸侯相殺夷狄内侵所致使成帝不疑王氏盜權者盖用申豐之術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殺公之外嬖公懼而奔是昵嬖寵而蔑冢卿失君人之道矣故李德裕戒武宗不宜與賤人圖柄臣者其知此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九月取鄫

春秋國言滅邑言取鄫國也自襄六年見滅於莒遂為莒邑至是魯乘莒亂而有之故言取也書取鄫者明魯人苟貪其土無興滅繼絶之義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季氏獨强也左氏謂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而二子各一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魯三家者納莒之叛臣而受其賂邑莒人來討則設詐以敗之豈復有禮義廉恥之心哉苟無禮義廉恥之心則宜其無所不至矣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此季氏所以逐其君也

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

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曁齊平

平以釋怨復於善也春秋書平則皆非善者也鄭人來輸平結魯以仇宋也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假義以為利也宋人及楚人平中國求夷狄也曁齊平三家所欲也及齊平及鄭平結叛昔也故曰皆非善者也若夫曁猶及也二傳有汲汲不得已之辨妄矣書曰咨爾義曁和又曰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亦有汲汲

不得已之辨哉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侯寵公子留以揺冡嗣致其弟招殺之於是陳侯卒國内亂楚遂滅陳盖世子國之本不可動也自古人君以私愛廢殺世子者未有不如陳侯之亂其國

者也可不戒哉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晋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蒐狩者因田獵以治兵有國者歲時不能廢也經書蒐狩八豈其通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蒐狩止此歟盖近於禮者不書書其非禮者也公狩于郎言遠地也公及齊人狩于禚言與讎狩也然猶稱公狩見兵

權猶在公也自襄昭以來兵權制於三家故蒐于紅

大蒐于比蒲之類皆不稱公蓋公不得與焉爾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

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秋仲

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

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按左氏諸侯之大夫會晉平公葬欲因見新君鄭子皮以幣行至用百兩千人之費舉鄭而言則諸大夫可見矣不亦侈而病民乎流弊日甚至于戰國如秦楚燕魏之會趙葬各出鋭師萬人比諸大夫會葬晉平時又十倍矣淫靡若此民何以堪哉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已楚子䖍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䖍誘蔡侯般殺之蓋詐殺也詐殺楚之常習也而春秋必以誘書者明楚之用詐而戒他國之效尤也此義不明而後有為天子而行詐如唐憲宗使曹華殺沂軍士者矣楚子䖍何以名傳曰絶之也抑不思楚子䖍不道非止一事孰非可絶者何獨於此焉絶之蓋春秋諸侯卒弑殺例稱名故名蔡侯則不得不名楚子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蒐以大名有盡物之害也喪不廢蒐無忌君之心也

所以為此者三家馬爾公不與也

仲孫玃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

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九月己

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

子有以歸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故叔弓帥師圍之也費季氏邑而叔弓圍之何也三家合為一體以弱公室也春秋之世諸侯無天子故大夫無諸侯大夫無諸侯故陪臣無大

夫上行之則下效之爾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自古暴虐人之君未有不暴虐其身者也觀楚虔秉晋之衰肆其威黷兵車無歲不至於中國執徐子殺齊慶封以討陳亂為名而滅陳殺陳孔奐干徵師以討蔡般為名而滅蔡執蔡世子有用之淫刑以逞視人命如土芥所至風靡沛然自以為得志矣當時晋叔向能先策其必自禍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

東夷以殞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

蓋不數年而有乾谿之變春秋備紀其迹以為暴君

虐主之戒豈不明哉後代如秦始皇剗滅六國鞭笞

宇内侈心肆志亦自以為萬世帝王之業不知一夫

作難七廟為墟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平丘之集偶乘楚靈之死爾使楚靈不死晉寧得以合諸侯哉然諸侯方脫楚靈之虐駢首從晉使晉人以德綏之是飢易食渴易飲也今晉人令於諸侯曰寡君有草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於是斥魯侯於盟執其大夫以歸蓋借是以威諸侯無乃又傚楚靈之不道乎自是人心失望晉不能合諸侯者十有餘年故春秋書平丘之會盟不但以其盟

王官為罪也惡無道焉爾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平即位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何以書曰楚得滅

封諸侯皆中國之恥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

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秋前書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明有卿佐之喪翌日可廢繹而猶繹非也此書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宫卒去樂卒事明廟樂旣陳雖有卿佐之喪不可以去樂而去樂亦非也可以廢繹而猶繹是薄卿佐之喪也不可以去樂而去樂是輕祖考之祭也豈非昭公之時三家專政故視卿佐之喪重於廟祭歟聖人斟酌典禮而裁處其中以律斯

世違乎此者必書使後之王者有攷也唐裴寛議廟樂謂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斯亦庶幾春秋之義矣或曰君在祭樂之中適有卿佐之喪不以聞卒事而以聞

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

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

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錯處伊雒王畿之地晉荀吳帥師滅之義

也何以書曰荀吳用兵周疆不請命於天子而以有

事於雒行詐罔上罪莫大焉其與楚子觀兵而問鼎

者情狀不異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先儒謂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孛星加心天子嫡庶將亂也觀此年星孛于大辰之後五年景王崩朝猛爭立王室大亂天之垂象信哉

楚人及吴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三傳皆謂許止進藥於君父而藥殺罪在不嘗藥而被弑君之名若是則罪疑從重豈聖人忠厚之心哉蓋止進藥而藥殺是殺不以刃而以藥也猶漢霍光夫人顯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是也苟以不嘗藥而盖其藥殺之情則世之亂臣賊子皆得借是以逃罪矣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曹邑也公孫會自鄸出奔宋者盖自其國都出止于鄸又自鄸而奔宋故春秋以自鄸書爾公羊子乃謂自鄸者叛也不言叛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喜時賢者也賢者子孫故君子諱之其誣經以誤世甚矣春秋於列國大夫叛則書叛奔則書奔未有奔而可誣

為叛也未有叛而可諱為奔也叛者人臣之大惡也昔者周公以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管叔非聖人之後歟而周公不能赦也今以曹公孫會為賢者之後雖叛其君父而猶為之諱焉則是周公不當誅管叔而當為管叔諱之寧亂天下國家而已矣豈理也哉從公羊之説則凡賢者之後皆可肆其惡而無恐矣

秋盜殺衞侯之兄縶

賤人犯上曰盜盜殺衞侯之兄縶蓋賤者爾左氏謂

殺衛縶者齊豹也齊豹爲司寇大夫作其不義而書曰盜非也使衛大夫殺衛公子春秋當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不應曰盜殺也若謂大夫作不義故以盜書則春秋大夫之不義至於弑逐其君者衆矣曷不皆以盜書耶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

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按左氏蔡朝吴奔鄭蔡侯朱奔楚皆由楚臣費無極

之讒也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費無極是已有國

家者可無畏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

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
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王室亂者朝猛爭國無主乃亂也書曰密邇王室詩
曰王室如燬王室之為言猶王家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按經書王子猛卒則知上文書王猛者文闕也王則
不當名名則不為王矣子猛子朝皆景王庶子也王
世子壽早世子朝有寵于王欲立之未成而王崩其
朝臣劉蚠單旗惡子朝而立王子猛於是子朝因之
以作亂盖劉單主王子猛而尹氏主王子朝故春秋
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尹氏立王子
朝以見王之冢嗣不能早定而劉單尹氏皆非重臣
碩輔各以私意立君為社稷之禍也向使景王能為

身後之謀早定世子之位選擇賢佐寄以柱石如漢武帝所以任霍光者則晏駕之後安有庶孽爭攘之禍哉朝用儉壬嗣不早建此禍亂所由起也春秋書之為萬世戒明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虐而好劒國人患之其亡也宜哉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雞父之戰七國喪師於吳其為血刄生民之禍可勝歎哉胡子髡沈子逞滅何也滅者覆國絶祀之稱也盖胡沈空其國之衆以狥危亡之事一敗塗地身死衆殲有滅之道焉故曰滅陳夏齧為吳所生得故曰獲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敬王也敬王立不書而書立王子朝者敬王宜立子朝不宜立也然子朝猛之兄敬王猛之弟也何敬王宜立而子朝不宜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以為亂首耶是故王者天下歸往之謂也自古聖賢繼世雖不幸不蚤定青宮之踐受傳璽於憑几之日則必因羣臣庶民之歸而後踐天位焉漢高帝崩羣臣迎立代王太尉勃上天子璽代王曰奉宗

廟重事也寡人不足以稱羣臣固請然猶西鄉讓者三東鄉讓者再明為衆所戴非巳欲也今子朝以力刼神器塗炭京邑是自為亂首不足以王矣若夫敬王不與於朝猛之爭以待神器之自至非宜在王位者哉故春秋不書敬王立而書立王子朝者教戒之義明矣或曰王子猛不書立豈亦宜立歟曰子猛卒於方事而未及立者也其曰悼王者追尊之爾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如晉而不得入者四皆不言其故也此獨書有疾乃復以見他還者皆晉人郤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

父

有鸜鵒來巢

劉向因公穀二傳謂鸜鵒宜穴而巢為隂居陽位之象是不然春秋書有鸜鵒來巢蓋以有為異不以巢為異也鸜鵒非魯地所有今忽有來巢其異可知矣如漢桓帝時濟隂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時以為鳳凰者蓋羽孽也續漢志以為政事㝠鈌梁兾專權所致亦有鸜鵒來巢之類爾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魯大雩僭禮也不踰月再雩是僭禮之中又瀆禮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程氏論易至屯之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以為人君之屯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威權不在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也故惟小正則吉小正漸正之也魯昭公之於季孫惟懵於漸正之義而驟伐之故及於禍是殆不然春秋書公孫于齊以見魯

侯今日之失國由於前日之失政其禍在漸致而不在驟伐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由辨之不早辨也魯政逮於季孫四世矣魯之人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其君與夫諸侯之國知有季孫而不知有魯侯者亦久矣始於僖公成於成襄不能蚤正而預慮及至昭公寄命意如之手身如羈旅受人指麾去亡國無幾矣事勢至此已無可奈何不勝其憤而驟伐之幸而得志則如漢和帝之誅竇憲桓帝之誅梁冀

魏孝莊之誅爾朱榮不幸而不勝也則如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唐文宗之圖宦者爾向使不為剛決而務含忍則如齊鬱林王知蕭鸞之有異志而取之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臣而圖之不果唐昭宗知朱温之必篡而殺之不克皆黜及於亡雖欲小正之豈可得哉蓋世有病疣者於其萌蘖不能治也月養而嵗護之俟其豐大則不可為矣驟決之則速斃不決之則終亦斃其有不斃者幸爾由

此觀之有國家者可不謹其微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憫昭公之失國而唁之禮也何以書以齊國之力可以討季孫之罪而不能也徒以言語相勞苦其婦人女子之仁乎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已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以居公是降公為邑大夫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公雖出奔而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處者存君也存君者天地之大義也故范氏唐鑑用春秋之法削武后紀而系之中宗垂教戒於萬世嚴矣

夏公圍成

成内邑不附公而圍之宜也何以書按襄十五年齊

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葢成邉于齊而齊所欲取者也今昭公在齊而齊因借之以取成謂魯侯名位猶足以加成而成可必得也不知三家者方合黨以去其君而成為孟氏私邑舉其邑之人知有孟氏而不知有魯君者非一日矣故成為孟氏死守以抗昭公如吠堯之犬自為其主豈復可以逆順之理化之哉故書公圍成見為人君而失政之久者雖其國人猶敵國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季氏逐其君當時列國如齊宋衛莫不有憤焉不平之意欲謀納公如盟于鄟陵會于扈既而皆中輟無成何也蓋齊侯之所信者梁丘據而諸侯之所聽命者范獻子據與獻子皆嗜貨者也於是季孫皆以貨中之故據之言行而齊侯之意回鞅之辯起而宋衛二君之色沮甚矣利賂之為天下害也齊晉之臣溺於利賂雖以逐君之賊如魯季孫者一以賄入則為

之變亂白黑顛倒是非庇其罪而不問他可知矣然則貪賄之習其可不深懲也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杜預謂郟鄏為王城成周為洛陽天王入于成周者蓋敬王去郟鄏之都而遷于成周焉爾緣成周非舊都無堅城可衛故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共城之也

其不言京師何也京師者衆大之稱臣子尊上之辭

也若天王自言則曰成周爾然則諸侯大夫城成周自臣子言之曰京師可也何乃亦謂之成周盖不言成周則疑為郏鄏矣天王入于成周何以書天子無寧居由天下無勤王之臣子也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吴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来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

四月丙戌鄭伯寗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

寗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来唁

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或謂昭公居鄆而鄆人逃之是不能撫其民之所致

不知鄟本莒邑昭公元年取鄆叔弓帥師疆鄆田盖以兵威刼鄆而有之爾今昭公失國又借齊之力取鄆而居之使鄆人再被兵其視魯侯盖世讎也雖使昭公善於撫鄆亦恐不足以得其心矣先儒謂秦以逆取天下當無可保之理雖使順守終亦必亡其知鄆潰之義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晋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晋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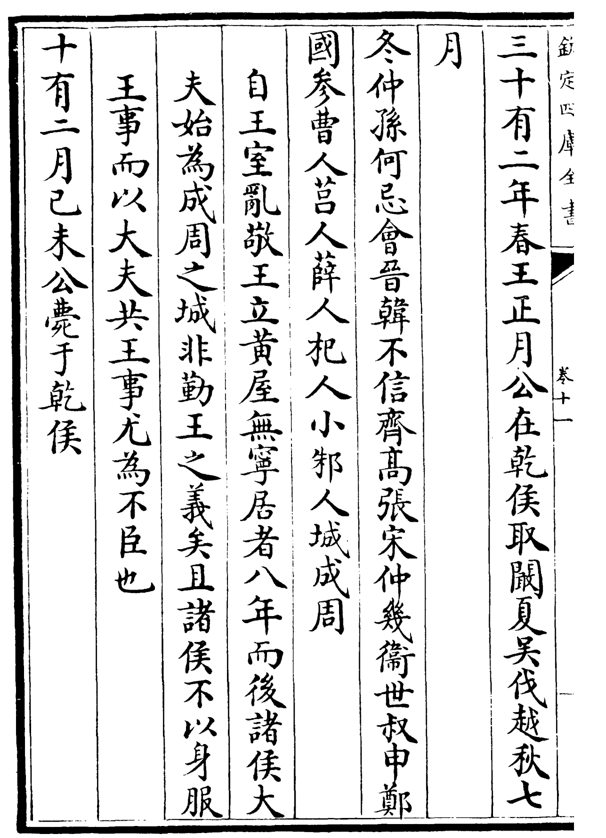
被滅之國君死于位非奔則不書奔奔則書奔奔而不名者國小而逺於魯無往來之禮或滅之者不以其名赴史不得其名故不書爾吳滅徐徐子出奔而名者史得其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晉侯將納公而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取

必於季孫也其可哉齊侯之始謀納公也據取貨以
沮之齊宋衛之再謀納公也鞅取貨以沮之今荀躒
與季孫為會得無出於此哉是以晉侯雖有納公之
志而卒於無成徒以空言慰唁之而已盖蔽於荀躒
而莫之察也自古君德不明為臣下所蔽欺者豈能
濟天下之事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
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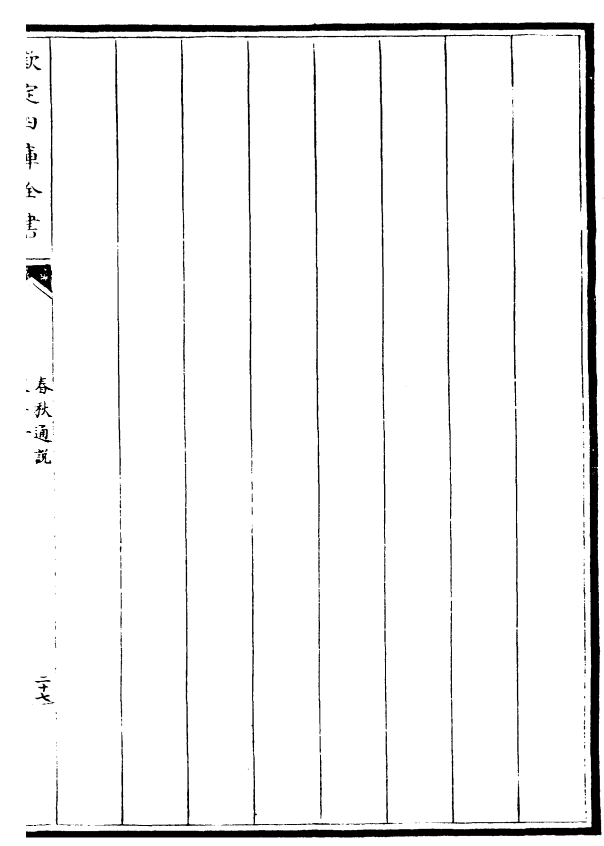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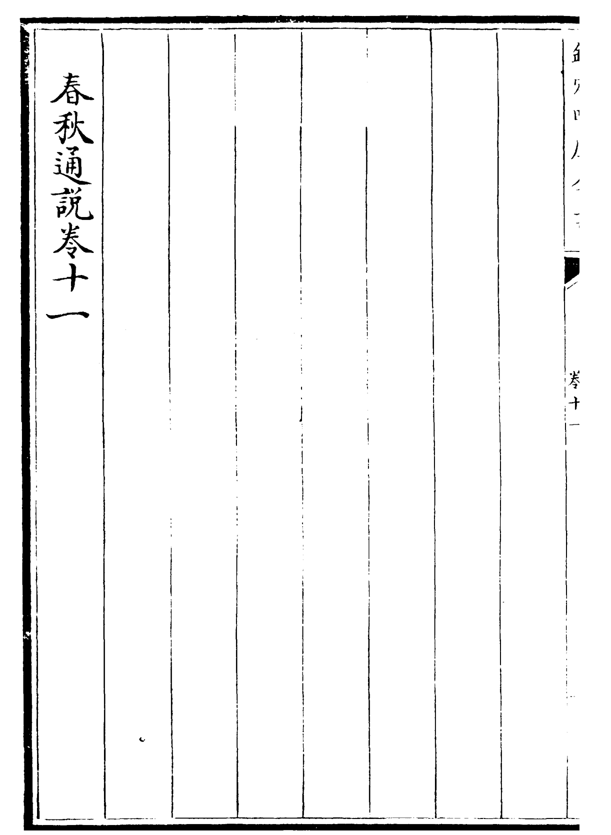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吴伐越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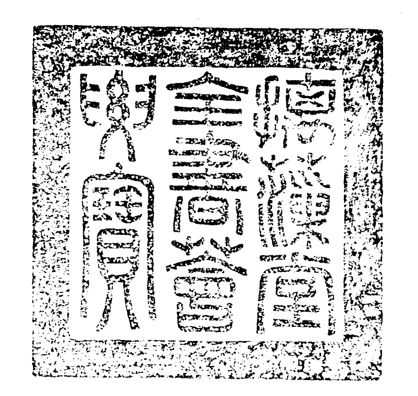
自王室亂敬王立黄屋無寧居者八年而後諸侯大夫始為成周之城非勤王之義矣且諸侯不以身服王事而以大夫共王事尤為不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通說卷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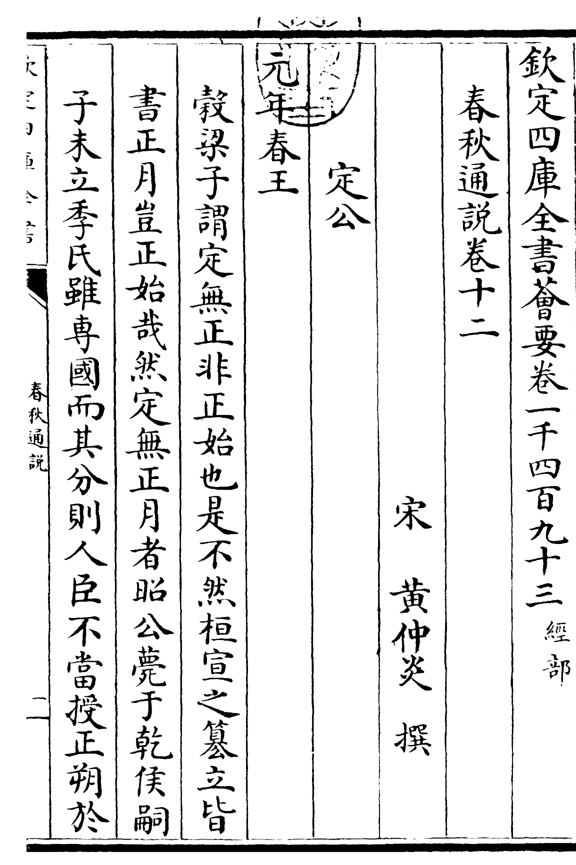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通說卷十二
　　　　　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九十三 經部

春秋通說卷十二

宋 黄仲炎 撰

定公

元年春王

穀梁子謂定無正非正始也是不然桓宣之簒立皆書正月豈正始哉然定無正月者昭公薨于乾侯嗣子未立季氏雖專國而其分則人臣不當授正朔於

其國故不書正月也此春秋存君之教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諸侯執人于天子之側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大夫執人于天子之側也由諸侯之無王以至於大夫之無王則其變極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薨于乾侯閏六月而喪還定始即位蓋為季孫所持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

立煬宫

立煬宫猶立武宫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因災以明僭也禮天子雉門其外為庫門臯門其内為應門路門是天子之門五而雉門為象魏之門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此天子之禮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者有加於舊也舊已僭矣今又加焉此乃季孫侈土木之奉以蠱其君之心術也以侈欲蠱其君使其君遂於侈欲而他有所不暇於是政柄之在已者可以泰然終執之矣唐宦者仇士良教其徒謂人主減玩好省游幸則吾屬恩且薄而權輕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聲色侈靡蠱其心使悦不知息則必闇

外事萬幾在我矣此即季孫之謀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𠩄邾子穿卒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君子不奪人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恤邾子之喪而强之盟奪人親也邾子執喪而盟奪親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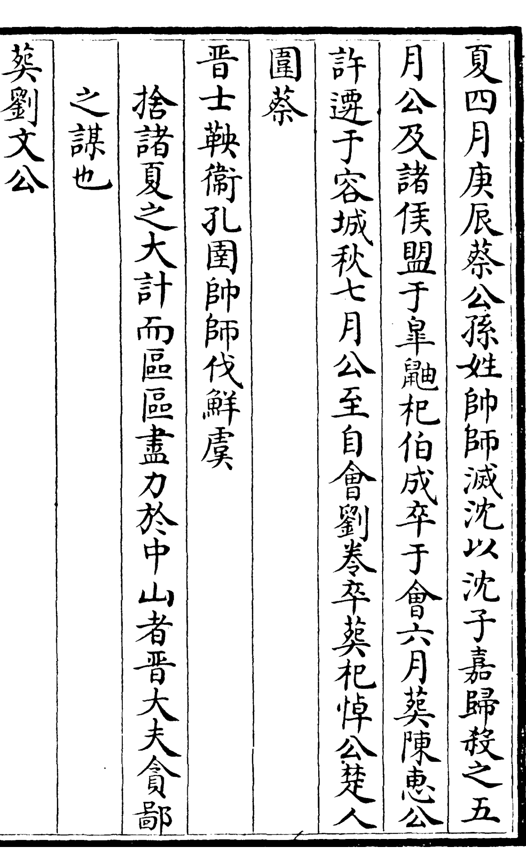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名陵侵楚

晉自平丘之盟欲以無道行之遂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諸侯會盟之事今楚囊瓦以貪虐柄國因裘馬之欲而執唐蔡之君蔡侯誓死歸晉求刷其恥晉為是故大合諸侯于名陵凡從役者十八國前此未有也豈非囊瓦不道人所同憤故影響於南征之旅有不約而同者歟當是時使有忠良之士為晉君謀之

乘此事機奮伐荆楚則事權在中國不在吳夷矣奈何晉國之政制於貪鄙之臣荀寅取貨於蔡侯弗獲力沮其事以利欲之私而敗天下之義於是侵楚無成諸侯解體矣楚怒而致疾於蔡蔡急而求援於吳吳於是時方有圖中國之志欣然投袂引兵赴之一戰勝楚入其國都楚雖頓挫而天下大權吳遂執之而中國之事去矣封豕長蛇流毒滋甚蓋召陵侵楚為之也故合定公四年所載首末考之可以知世道

雖衰人心猶可以義起也如此晉無忠良坐失機會可為後世永鑒矣陳氏後傳謂召陵侵楚主其事者劉子爾是不然王室不競久矣成周之城方藉晉魏舒合諸大夫為之宋仲幾不受功則見執于晉是權在晉也左氏載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既而荀寅言於范獻子以辭蔡侯曾未聞劉子與可否於其間也豈得謂劉子主其事哉劉子王官也晉挾之以令諸侯爾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捨諸夏之大計而區區盡力於中山者晉大夫貪鄙之謀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其曰蔡侯以吳子者盖謀出於蔡侯而吳為之用也

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楚雄江漢二百餘年地大兵强馮陵上國有方城漢水為之險蔽雖桓文二霸不能以兵入之今吳人乃能乘一戰之威擣其都邑班處其宫使其君臣奔竄四出幾於覆祀者其故何哉盖囊瓦以貪虐柄楚國

之政不惟諸侯怨之而國人亦莫不怨之也觀柏舉之陳吳夫槩謂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鬬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蓋不仁而失衆其下必有與之偕已者此吳人所以得逞其志席卷楚都若涉無人之竟也不然以楚之强大豈其一戰不勝遽不能保其國哉經書楚囊瓦出奔鄭吳入郢其為有國者不用仁賢以失人心致敗已者之戒明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左氏謂周亟矜無資也周亟矜無資仁術也何以書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此言惻隱之心自内而發者所以為仁之端也若夫有所覬望借恩惠為締交之計豈得謂之仁哉吳方敗楚天下莫强焉蔡則附吳者也魯方畏吳則不敢不私厚於蔡故歸粟于蔡蓋因有所

觀望借恩惠為締交之計而非由怵惕惻隱之心以生者也不然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考之列國饑饉多矣而魯未有以粟歸之者而歸粟于蔡獨見於蔡侯以吳敗楚之明年則其情可見矣故魯之葬宋共姬也以楚不以宋也魯之歸粟于蔡也以吳不以蔡也二者事殊而情類也

於越入吳

吳在楚而越入吳所謂螳蜋捕蟬不知黃雀擬其後

也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前此國名為越故春秋以越書之今其自别於羣越始改號於越故春秋以於越書之從赴告之實而已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晋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或謂魯侯久不親將今親將以侵鄭是稍復其兵權

非也盖三家之謀使其君親將以結怨於列國使列國莫之助而後已得以専其國也他日公再侵齊者亦出於此謀爾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斯新繼父政故挾仲孫如晉要結强援以自固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仲孫忌不言何杜預云闕文是也公羊子以為譏二名妄矣春秋列國之君大夫二名者多矣何獨於此焉譏哉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自晉失諸侯而齊景有代興之志於是强鄭以信劫衛以威國夏之師又以脅魯蓋欲祖乎齊桓滅遂盟

柯之故術也然不知今之齊異乎昔之齊矣昔之齊

齊侯之齊也今之齊其不為陳氏幾希矣觀晏子語

晋叔向謂民三其力二入於公凍餒疾痛而陳氏實

燠休之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夫不能自保其民而

欲以威天下霸諸侯此孟子所謂縁木而求魚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

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晉師之出爲救魯也救魯所以禦齊也齊方爭霸而晉禦齊宜不容緩也今師不果進者蓋當時列國之政皆制於大夫晉六卿齊陳氏相爲表裏故晉師之出姑爲是具文以塞責爾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懐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氏謂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公穀因之皆以從祀爲順祀復閔於僖之上是大不然如陽虎欲去三桓而祈福於先公何獨求福於閔而復閔於僖之上耶必無是理也春秋書躋僖公必明舉其謚今若退僖亦當明言何乃混然謂之先公也以經意考之從之爲言猶承也今人語遵從即爲遵承漢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謂疏遠卑賤共承尊祀非皇天

祖宗之意是也周廟先公后稷魯廟太祖周公今推而上之以承祀后稷祭同於周廟踰禮甚矣常元成謂父不祭於支庶之室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主不祭於下土諸侯此即春秋書從祀先公之義也天保之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箋云公先公后稷也孫氏亦以先公為后稷

盜竊寶玉大弓

春秋書盜者不罪為盜而罪致盜也使為國者紀綱

素立刑政素明則安有盜竊公行之事哉今陽虎以陪臣之賤行亂于國中脫甲公宮竊魯先君之分器以出則魯之無紀綱刑政於此極矣故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非徒罪分器亡也罪紀綱刑政之亡焉爾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者蓋陽虎歸之也使陽虎不自歸則魯寧得復之哉故書曰得寶玉大弓言魯無刑政不足

以復先君之分踦而其得之者幸得之爾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欲霸而不能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禮蓋見於左氏穀梁雜記而論語

軻書未嘗及也使孔子實相此禮當其時以齊人為魯疆埸之虞而求免焉以會之何足為侈詫哉觀春秋書公會齊侯于夾谷猶公會齊侯于嬴之類皆諸侯私會焉爾彼俗儒者竊意聖人舉動宜敻異乎常人况儐相會同必有赫赫之效於是侈張其狀如所謂視歸乎齊侯命司馬行法斬優施却萊夷索汶陽田等事皆不足信之談爾使實可信則仲尼之智數風釆不過如魯曹沫趙藺相如能面折齊秦之君於

柯澠池之事似非聖人氣象也方齊景公欲攘晋之霸急於求諸侯以魯未附齊故成仇敵今既平而會將善魯以勸來者何至以兵劫魯侯也况魯政制于三家而魯侯特擁虚器於其上爾齊劫魯侯亦何為者通春秋考之齊侯會盟多矣固未嘗有衷甲之變也今觀左氏載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劫之必得志則是魯用孔子反為齊人所輕而名其變也汲黯在朝淮南為之寢謀司馬輔政遼人戒

其邉吏國有君子固敵國姦人之所敬憚也曾謂聖人相魯乃不逮是就使齊人果有衷甲之變而聖人處此豈無理義之論足以愧之如燭之武之觧鄭圍展喜之卻齊寇從容辭氣化暴為仁亦何至疾聲厲色以兵刃為威以敢殺為能以求索為功哉由此觀之凡侈言夾谷之功者皆淺心陋識未聞孔子之道者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莊之仇宋也以祊田歸魯晉文之求霸也以曹衛田畀宋餌人以利所以固結其心藉為已用爾今齊以三邑歸魯盖鄭莊晉文之故術也明年黄之盟結魯叛晉又明年垂葭之次使魯師伐晉盖取償於魯也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與齊人來歸衛寶無異文也王制不行私意奪與均為有罪焉爾自左氏穀梁子以為夾谷相禮致之後世儒者遂沿其説

如揚雄氏謂齊人韋韋歸其侵疆為魯用聖人之效可謂淺而誣矣孔子仁義禮樂之主也位天地立人極為前王繼絶統為萬世開太平非一國之事一時之功也若必以當時動化觀之則孔子以匹夫而居亂世聚天下之英才而游乎其門聰明者黜辯博者訥好勇者怯堂堂者失步趨於窮厄之日而不忍去築場於哀泣之餘而不能忘故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推此道以

用天下國家可知已何必以返魯三邑為盛事哉故曰凡侈言夾谷之功者皆淺心陋識未聞孔子之道者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故叔仲帥師以圍之圍之不克至於再舉其强可知矣盖春秋之世諸侯無天子故大夫無諸侯大夫無諸侯故陪臣無大夫上

行之下效之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公以私寵向魋之故使其母弟國卿羣然奔叛盖君不君則臣不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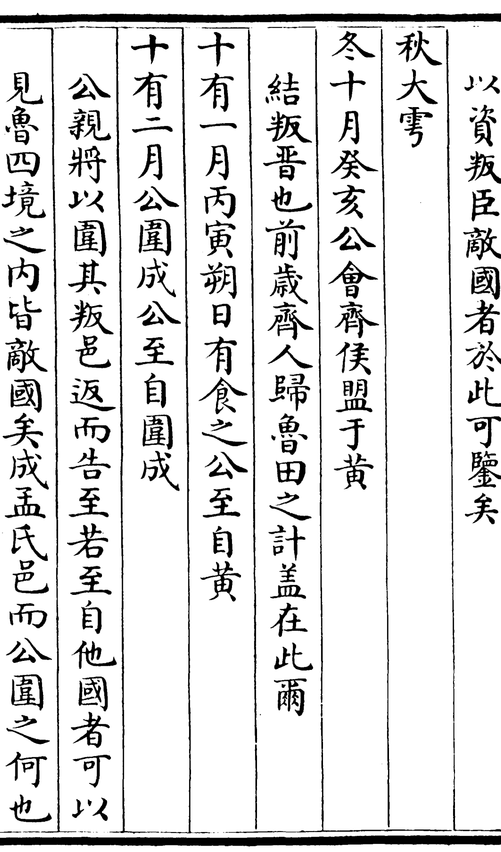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

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夷其險故曰墮蓋摧毀其城塹險固而平之也始三家各險其私邑之城以傾公室其後家臣各據其城以傾三家於是叔孫墮郈季孫墮費蓋以郈費城郛之險圍之弗克故用大師以墮之也後世有務設險



以資叛臣敵國者於此可鑒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結叛晋也前歲齊人歸魯田之計盖在此爾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公親將以圍其叛邑返而告至若至自他國者可以見魯四境之内皆敵國矣成孟氏邑而公圍之何也

蓋三家者亦知自治郈費之難於是使其君圍之蓋欲以君之名位臨之也不知由已之無君而三邑之臣亦效其無君久矣故雖以公圍成而弗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說者謂荀寅士吉射以伐君不克而奔朝歌實叛也若趙鞅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是忠於君也

而亦書叛者惡兵其君側也兵其君側雖忠猶曰叛也是不然春秋紀事惟其實而已矣未有忠而可謂之叛也趙鞅入于晉陽必犯上無君實為背叛之事如王處仲蘇峻之徒志在僭逆而以誅君側為名者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

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齊景公為牽洮之會謀救范中行氏蓋黨叛臣以敵君也無君臣之義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穀梁子曰脤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歸脤猶

歸膳也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故天子有事膰焉盖
禮之特異者不例施於諸侯也今石尚歸脤于魯故
書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又曰
男女正則家道正正家則天下定矣衛靈不道一歲
之內世子與其大臣出奔者五人由不能正其家焉
爾故始於失夫婦之義而終於失父子君臣之義也

蒯聵得罪於母以出而孟彄其黨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邾子來會公者會公于比蒲也其不言公蒐于比蒲者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實三家主之公不與也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

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定之妾哀之母也哀公即位未踰年未得以夫人之禮喪其妾母故曰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禮天子崩諸侯近者奔喪遠者會葬今邾滕視魯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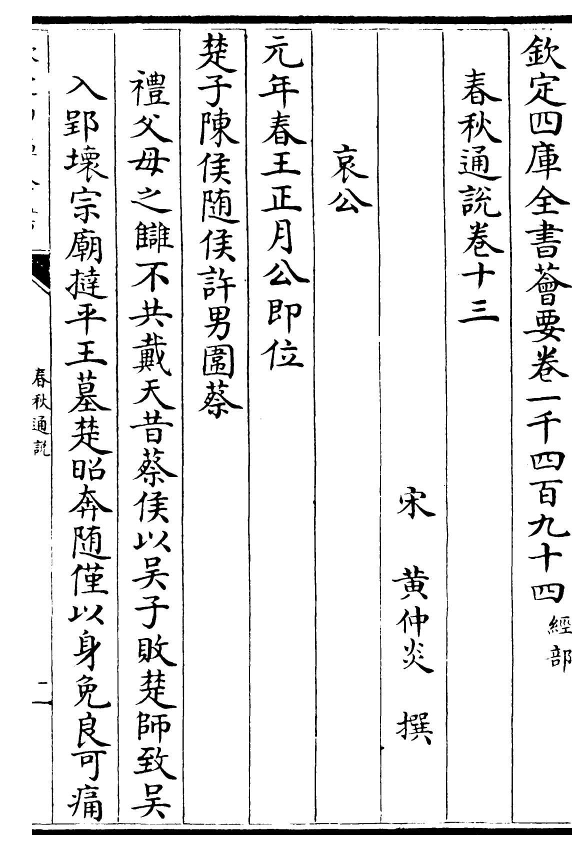
諸侯兩而奔喪會葬如事天子之禮者盖春秋之末王室既微霸權又替弱之肉强之食故强者極於暴厲以求多弱者極於奉承以免禍可哀也哉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世有得盗賄韞匵而守之者其城漆之類乎漆者邾庶其以之來奔者也

春秋通說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九十四 經部

春秋通説卷十三

宋 黄仲炎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昔蔡侯以吳子敗楚師致吳入郢壞宗廟撻平王墓楚昭奔隨僅以身免良可痛

已既復國而圍蔡復讎也復讎義也何以書惡楚之憑陵上國也且壞宗廟墶平王墓者吴子爾今楚不能報吴而蔡是討未得為復讎者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子方朝魯又奔魯喪所以奉魯者至矣無故而伐之何哉葢亂世之人行如禽獸弱之肉强之食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季孫之汰不屑與於盟也盖自視猶君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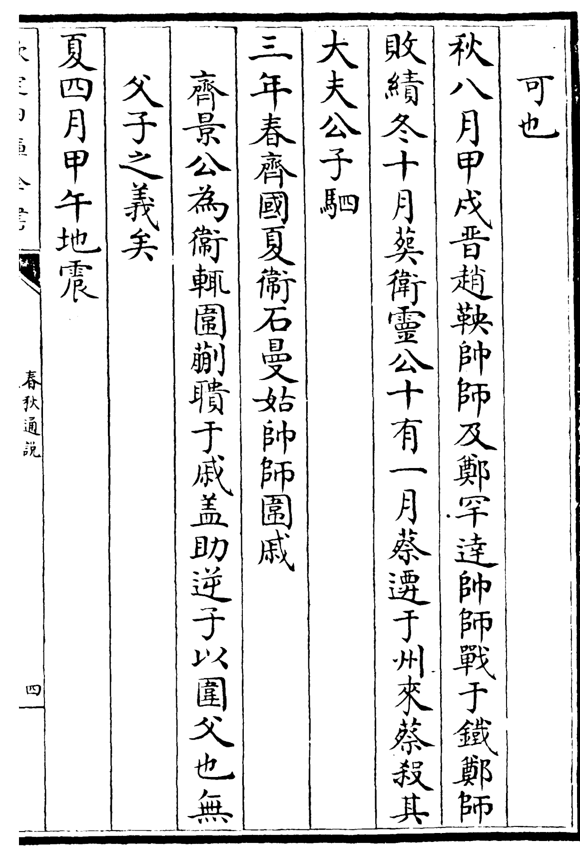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世子蒯聵得罪於父靈公以出被天下不孝之名不能為申生之死幸其父沒求入其國以爭君位是

蒯聵之無父也輒蒯聵之子也父逐於外不能號慕毁瘠以感動王父而復之位王父死而已立曾不以父亡未復為辭及蒯聵求入輒拒而不受甚者以兵圍之是輒之無父又甚於蒯聵也父子天性而絶滅至此其與梟獍奚别哉是以子路問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聖人之意盖謂

蒯聵不父而輒不子父子名義既悖而不正他何可為哉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賢兄弟讓則惡父子爭矣故春秋備書蒯聵求納衛師圍戚之事以著父子相戕之禍為後世戒明矣公羊子妄許衛輒以拒蒯聵為尊祖天下豈有無父之理哉漢臣雋不疑至引此以斷戾太子事盖公羊誤之也或謂

倉卒之際不以此義裁之則奈何曰斥之以詐足矣
戾太子既巳武帝即有追悔之意為之族江充家黄
門蘇文助譖太子至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
以他事族田千秋一言明太子冤驟至丞相上又作
思子宫歸來望思之臺悼念不已葢太子自殺久矣
若此時尚在豈有隐而不出者哉且自征和二年太
子出巳越後元元年二月立皇子弗陵為太子已即
位五年而有衛太子事非詐而何雖不必謬陳經義



可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景公為衛輒圍蒯聵于戚蓋助逆子以圍父也無父子之義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桓親盡而廟不毁者葢三桓私於其祖也僖亦親盡也僖何以不毁以其存桓不得不存僖也故春秋因二宫之災以著三家之非禮焉爾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髠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殺蔡侯申

盜殺蔡侯申不言弑非其君也盖盜自他國至者也自他國至者盖刺客也春秋末世禮義不明俗習於亂故有在下之人好務勇俠以犯上為能以輕死為義至為其主報仇他國如聶政荆軻之事者即春秋書盜殺蔡侯申之為也左氏謂公孫翩逐蔡侯申射之而卒非也若翩是公族大夫春秋當書翩弑其君豈得謂之盜殺蔡侯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

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春秋書亳社災猶書宣榭火示不忘古也不忘古者
懷賢尚德之教也亳社者湯社也湯都亳故曰亳社
社無屋而曰災何也災社木也古者立社必樹所宜
木如宰我謂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是也武王翦商
而不去亳社者存先代興王之制也自成湯距魯哀
時年代久遠社柏之豐大可知已一旦野燎煨燼故

春秋重而書之亦猶思其人而愛其樹之意也彼傳者不得其義徒見湯社至周猶存遂曰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徒見社無屋而言災遂曰亡國之社屋之也屋之者不使受天陽也信斯言也則武王之於亳社既存之以為戒又蔽之使不受天陽則其防慮不亦過乎從傳者之說甚非武王存亳社之美意與春秋書亳社災之深意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

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晋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禮喪不數閏其以閏月葬數閏也數閏短喪也

六年春城邾瑕晋趙鞅帥師伐鮮虞吴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吴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乞者齊之權臣也利於得權而易置其君故立陽生而弑荼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晋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之君臣俛首以奉吳令鄫之會百牢輸之惟謹爾何怯也至於恃其威力虐執邾君若虎豹之噬羊豕何壯也以是觀之凡能屈己受辱甘為人下者必其

作威肆虐好為人上者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孟子謂王不待大霸必有大國曹伯陽不量力度德而恍霸説於公孫彊以背晋而奸宋其速亡也宜哉

吴伐我

讀春秋而知魯之為國始末三變焉魯始受敵國之兵如戰于郎戰于奚而不言伐我西鄙者盖邉鄙有

備敵至則戰故言戰不言其伐也觀左氏載奚之戰先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以此知當時魯之邉鄙尚有素備也其後疆埸之備弛故敵兵得以乘之而春秋書曰伐我北鄙伐我西鄙然猶見鄰敵之寇止為邉患而不能直造其國也今哀公之世如受吳齊之師則又不復云伐我北鄙伐我西鄙而直言伐我者以見其直造于我國都也夫使

敵兵得踰越邉鄙而直造其國都則其為國可知矣漢世邉備不講故匈奴數為邉患然止邉患而已不能控弦深入也至如西晋之羯胡本朝之女真席卷中原始不可以邉患言矣其猶吳伐我之謂哉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魯以不道肆虐于邾物極必反於是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挫乃始歸邾子于邾易所謂不威不懲

者小人也哉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取鄭師者盡俘以歸掩為已有也不言敗言取敗可知矣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

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

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之救中國者非能施德也爭諸侯焉爾吳季子所

謂二君不務德而力爭是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艾陵之戰魯挾吳以雠齊也而不書公者公與伐而不與戰也一戰敗齊而吳益横矣魯季孫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命修守備焉是徒知小勝大為國之禍而不知戎勝華為天下之禍也故當春秋之季政在大夫禄去公室齊田魯季慼狭自營舟中之人競為敵國至於扶非類以鬭同儕遂使封豕長蛇之害横放于天下此仲尼所以猶三嘆於管仲之功也

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盖於春秋見之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隐公衞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用田賦者計田以歛民財如漢靈帝時調民田每畝歛十錢之類是也自宣公初稅畝則什取二矣至哀

公時有二吾不足之嘆於是以田賦之當時列國如陳轅頗為司徒亦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是亦於常賦之外以田歛之也夫為國者用之以道則寡取於民而有餘用之不以道則多取於民而不足魯未稅畝以前豈其國不可為哉特其君臣侈欲不如後日之甚爾故仲尼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所謂以丘亦足者猶言以井丘什一之制亦

足也又曰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為人君者可不察哉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告之曰君子亦有黨乎君娶於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是陳司敗亦以聖人黨魯昭而為之諱也不知孔子謂昭公知禮者正未嘗諱也凡人之於禮未必不知之而鮮能行之君

娶於吳為同姓而謂之吳孟子此豈不知禮者哉使不知禮則不謂之孟子矣陳司敗不能察此而以聖人為黨不亦過乎觀春秋書孟子卒則知昭公諱娶同姓謂非知禮不可也然知諱之而卒娶之則昭公不能行禮之罪自不可掩矣

公會吳于橐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曹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吳霸諸侯而書先晉侯者存中國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吳以東夷之雄馮陵中國黃池之會遂霸諸侯然身未及還而越入其國兵敗于郊太子為虜不數年而越滅吳何其亡之驟也魏文侯問吳之所以亡於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

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故春秋書於越入吳以為後世好戰勝而亡國者之戒明矣哉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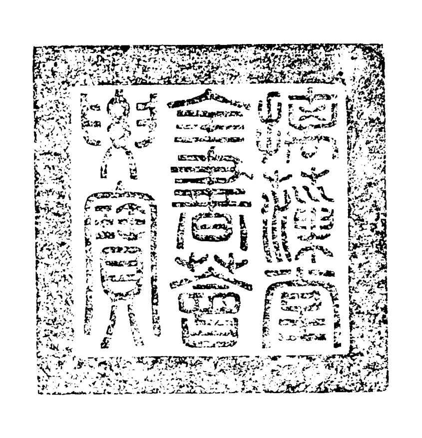
春秋非災異不書而書獲麟何也先儒之説多矣曰文成致麟也曰麟為作經之符也曰感麟見之非時

而春秋為之始終也然皆於狩獲之旨未竟焉夫麟
王者之瑞也傳云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又其為
物至靈故賈誼弔屈賦云使麒麟可係而羈兮亦何
異於犬羊言不可摶執也今麟之見乃為魯鄙田狩
者所得是與熊豕豹鹿同出於罘罝弓矢捕擊委頓
之餘故曰西狩獲麟言麟以狩獲厄之甚也王者不
興海宇分裂天之未欲平治天下此其證也當是時
晋分於三卿齊歸於田氏吳楚爭霸諸侯而於越又

竊秉其後周室之命去喪亡無幾矣是以春秋之作始於隱者起周之不王終於麟者止周運之當厄也雖然人事之變至此極矣春秋之紀變於此備矣然亦不特為麟而止也故以世變大畧觀之則始於無王終於無霸始於諸侯強終於大夫強譬諸風日淒𤄙草木黄落則隱桓而下之春秋也天地凜冽冰雪陵厲則定哀而上之春秋也或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詩攷之如衛鄭齊秦

風魯僖頌皆春秋時列國詩也而曰詩亡何哉曰孔子作春秋蓋在魯定哀之世是時不復有詩矣非謂自隱始也先儒謂黍離降為國風不復有雅故曰詩亡非也

春秋通説卷十三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